

庶物類纂

穀屬
三十七

容

太政官文庫			
和	特別	一	類
書	二	二	號
門	三	六	
	四	二	
	五	番	
四	册	架	
六			
五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 (233)	
函號	特	54 1

四十三

共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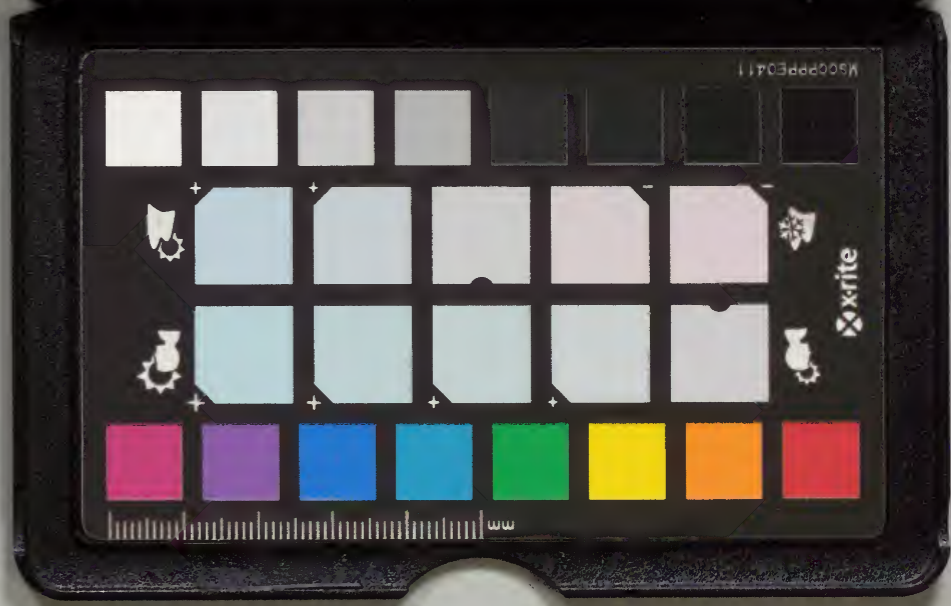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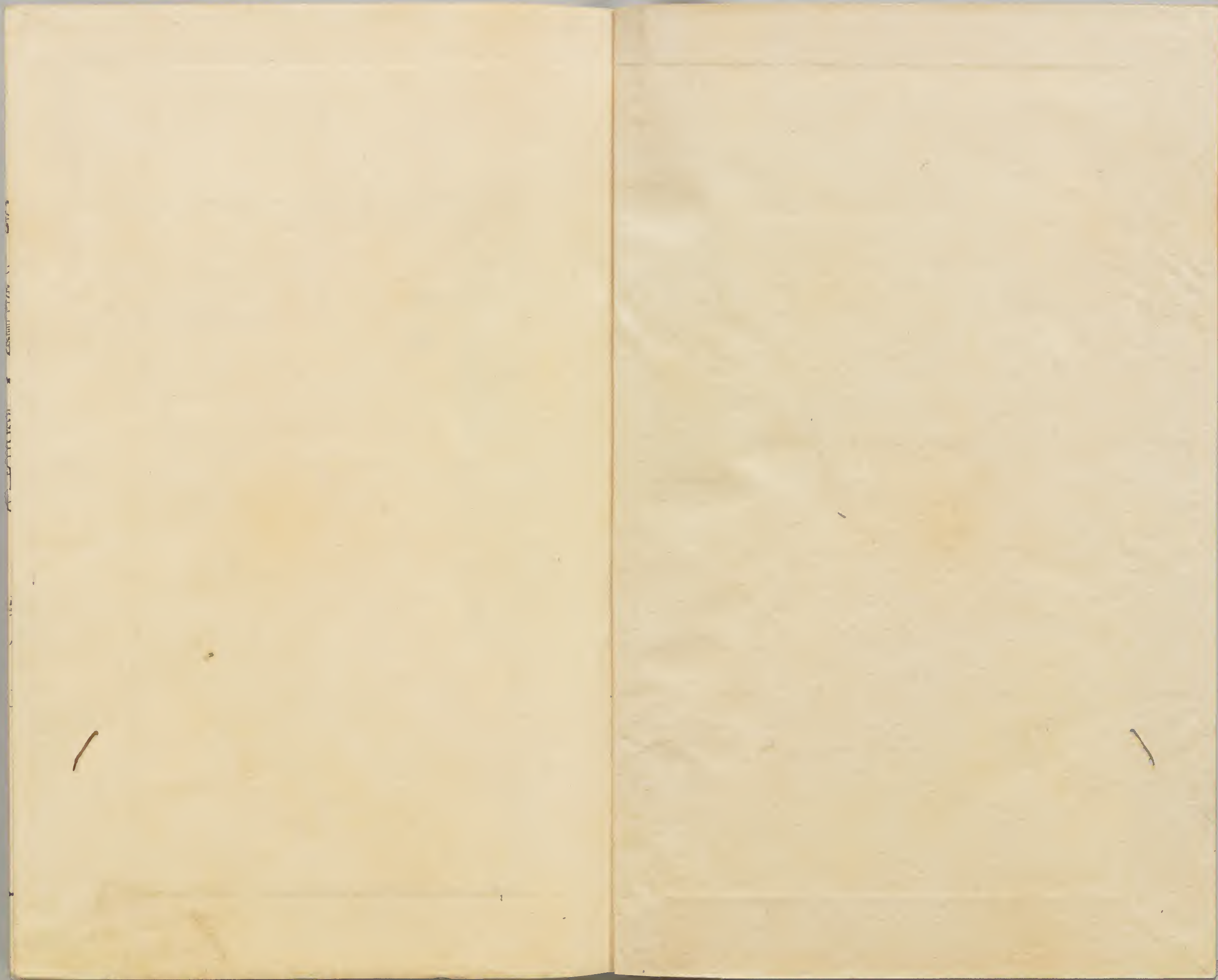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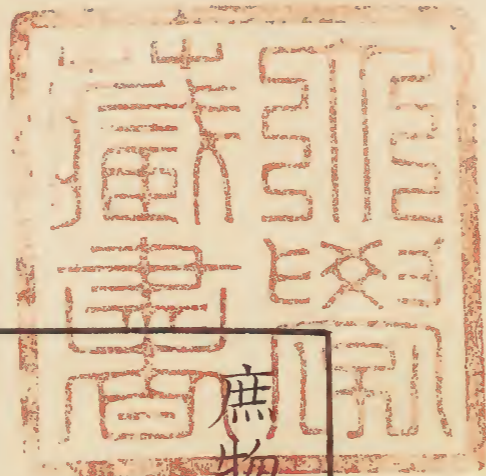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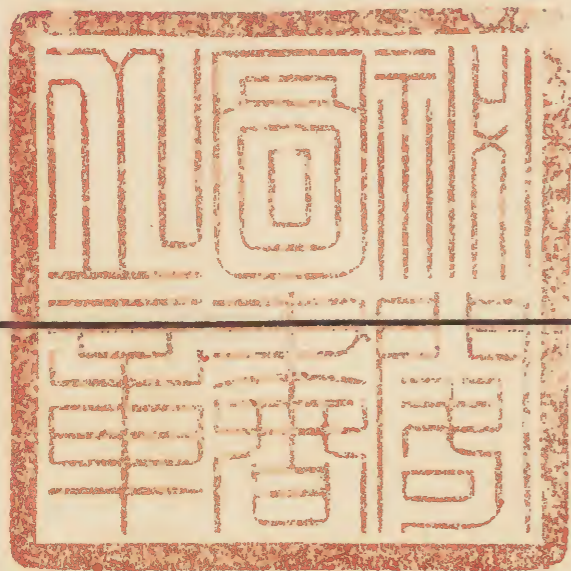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庶物類纂穀屬卷之三十七目次
恤政

庶物類纂

卷三十七

穀屬目次

恤政

恤政

義倉明萬曆五年知府楊守仁倣朱晦菴社倉意勸民出義穀聽各報多寡之數於官而穀就藏本家不入公庾歲終六縣共申報義穀三萬八千七百石零府白其狀於院司一百石以上及八十餘石榮於冠帶五十石以上七十五石及四十石下至二三石俱次第給扁旌之仍刻爲冊給各圖里遞以防乾沒次年五月米值稍高府開官倉平糴下命義穀百石以上者糴如官價秋成各積新穀加原數民咸稱便焉

建德
縣志

士大夫有民有社得常相安于豐年樂歲間非至幸
歟天運靡常凶饑代有載考史籍賑乏者亦多術矣
大畧不過發公廩致販商分私積皆因其有爾苟無
焉計安出哉山多田少五郡為甚建邑為尤甚歲登
甲戶無餘粟中產不足伏臘農可知已仰于隣邑仰
于隣郡樵蘇而仰于京師小歉則直倍他土勢也然
射利者趨之民猶免于苴咸淳二年丙寅夏水易陵
谷未幾而旱方數千里凡建民所仰之地率自救弗

瞻顆粒無從至明年春乃擣 昧採蕪菁至又眉山
木之膚以為食形鵠載塗令尹信安趙公與積戚戚
不遑寧曰民饑乃爾發廩乎曰無招商乎曰無勸乎
曰無幾束手矣幸先是朝廷科糴豐儲倉米于郡乃
捐俸回糴二百斛率鄉都裒助以濟疾苦矜獨之不
聊生者又曰濟有限也則貸楮為之祈哀請命乞糴
于朝忱辭感動廟堂惻然興憫仍撥豐儲米壹萬斛
優其直以賑之暨至曲防諄戒無勺合不粒饑民之
腹迄事而麥已秋田里翕然舉首加額曰恩哉尹之

生我民也異乎彼之因其有者矣鄉之任事者有黃君炳文謀于衆時同被委者徐夢得李子奇俞子勳何權何自敬何一之蔣開張大明唐景堯許汝弼方蘭孫許萬鍾洪榮祖洪友龍劉光祖倪在鈞邵大中徐安國馮應得錢東陳大林周文中陳化龍葉英發洪奎英凡二十有六人曰尹真無負新天子撫字之奇其事視古人為尤難將紀以示民之不能忘忽郡卒騷動火民居連譙杆城且傾動尹一言帖然以居未幾特旨就擢貳郡衆益歎服曰此豈聲音咲貌能

為哉乃叙其顛末屬于余余昨守尹之鄉聞其先君靜齊德祿皆崇做文正范公遺意創義田以贈族之貧冠婚喪葬給有差里或饑賑施無靳色尹善繼有加焉感而服者衆矣故其鄉民兩弄兵皆相戒不忍犯宜政行斯邑若是卓卓也積而大之豈止一鄉一邑蒙其澤哉于是乎書

同上

義阡二所一在城西一在城南城西者正統甲子令鄒且奉周文襄公檄營設計地六畝弘治壬戌令王鏞增至十畝又以地偏一隅別置城南廢地二十六

畝此地今已迷失凡民貧而死無葬所者並瘞於土宜興縣志

社倉舊址無攷 朱熹記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
飢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
倉今幾三十年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無
凶年中間蒙恩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
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
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
君商老實始為宰于其縣善權開寶諸鄉凡為倉者
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

議郎趙君善石周君休美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
有餘人以典司之而為書以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
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極流殍滿路
顧宜興獨不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獨慮
彼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
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
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
無合餉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
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

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以為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于古則三登太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于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其所為

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嘗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他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同上

宋末賊掠潤州城門不啓者十七日民餓死且半時有費篲者出粟施粥活人甚眾鄉人曰皆篲所祐也遂名其里曰篲祐以志其德後乃謚篲為黃也

丹徒縣志

洪武三年禁焚屍令郡縣貧民死無地以葬者所在

有司擇近城寬間地立為義塚丹徒縣在城四郊之外萬曆中知縣龐時

雍設立七處一在虎踞坊一在岳祠坊一在大圍坊

一在高資鎮一在新豐鎮一在大港鎮一在京口閘

外後又增東門外北門外二處各植柳百餘俱立四石柱碑碣○同上

洪武五年詔郡縣立孤老院民有孤貧殘疾者入贍

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後改給銀伍分冬夏布各

一疋棉一介小口給三之二死給棺銀三錢已改名

養濟院宋曰居養院元曰孤老院丹徒縣院在太平巷○同上

萬曆十六年己丑郡大荒有司為廠四設粥以振至

次年凡五月邑人張栢輸粟千石臺使者上其事命

遙授布政司經歷褒之餘輸粟者各褒獎有差同上

崇禎十四年十月知府程岫以旱荒於四郊設廠振

粥至次年二月止郡民包繼志李承胤等出貲助振

巡撫都御史黃希憲巡按御史任濬並上其事命授

七品散官褒之同上

藍田李東嘉靖甲申秋九月監察御史李東按郡入

廬陽之墟首詢民瘼民匍于食李曰嗚呼艱哉惟民

牧之職哉察民辭色若有所恃而不甚恐焉異之按

轡 進田夫野老于前一扣舉以為郡有義倉儲有義田之粟若干今茲吾牧設為吾民稱貸厥資饑饉厥濟有所恃而不恐惟乃以是焉耳李曰有是哉郡牧之為政也無浮厥名聿觀厥實乃復進龍守誥而扣之曰昔人有謂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特惟公私取舍之間而已子之有義倉義田也義伊何居誥曰比年民窮鬻田者什九守田者什一出資置田者宜乎其寥也惟是不棄田而走則視田而斃亦多矣堯舜在上厥濟惟艱愛惟公帑積羨有資出以易

民弗克守之田用以延民在朝夕之命庶惟厥惠弗費於惟田租之入儲蓄有方出入有時糴糶有價賑貸有則一惟視歲時之豐凶以制酌處之宜焉用倣厥古以準于今爾李曰有是哉惠政之及民也子是處正惟公爾亦惟不取百彼筐篋為利者視固乃云義在子特善政養民之一端耳曷靡常視顧以義居而人惟私與取邪誥也聞諸慊然覺失瞿然有曰始民之為名也相襲不謬茲惟改諸罔敢或吝李曰厥田惟公厥倉惟惠厥政惟民惟倉惠民厥名惟

允因題惠民倉三字以給龍守扁而縣之額郡人惟
 悅侍御沈君於 中輩相率而請為之記意蓋感龍
 守之為政耳爰書以歸於戲自時厥後嗣為茲郡者
 庶幾因斯文而興起民永賴焉 義倉記○
廬州府志
 王夢蘭賑荒施米說曰施濟美德也救荒為上議賑
 實惠也以施粥與施米較施米為尤上蓋施粥雖善
 近者能就食遠者不及也壯年能就食老弱不及也
 男子能就食婦女又不及也何如施米之法為善乎
 但恐隨人給發不無冒支之弊擇人施舍難慰廣濟

之 欲饑民實受其恩則有一法先一日會集米幾
 何石每人給幾升約可施幾何人製一人籌用小印
 記開載某處支米若干施籌之時以實心任事者數
 人取保甲冊先觀之 專望實心任事人不然錢
米之間未有不中飽者 然後
 各至鄉村遍閱其家舍諒其窮約給米籌多寡途路
 間遇真饑餒窮民亦給米籌不用對冊恐有過路饑
 民也 發米時設有真正貧民未及付籌走領者亦當
憐憫補發不得以重支冒領故令彼飲恨遭斃
 支米之法務近處多立幾所男子於某處支婦女於
 其處支隨到隨給則無壅擠之患亦無偏枯之弊并

無男女混雜之憂有力者既負米而歸無力者得倩人而取窮鄉僻野不過費一二日分給之勞將無人不被其澤矣雖然救荒之策莫備于林公希元之論救荒有三便極窮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埋葬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獄急寬恤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仰價禁宰牛禁度僧有心斯世者尚推廣行之

哉
仁和縣志

豫備倉始名老人倉洪武初令天下州縣鄉都各里置倉擇耆老一人主之故名爲老人倉其法每遇歲豐縣官勸令諸鄉足食家出米穀不等儲蓄之官籍其數凶年許其本鄉下戶借貸秋成抵斗還官著爲令有古義倉遺意歲久頗就墮圯然每逢詔赦之頒敕有司舉行毋怠往者人情敦厚鄉邑間有募義獻給者有勸施而應命者正統初戶部奏遣郎中劉廣衡巡行兩浙勸分豫備遂改老人倉爲豫備倉仍籍

自願獻官與勸分者多寡之數上之戶部請旌異焉
自獻米逾千石特賜璽書褒美官為旌表復其家勸
而施者亦賜書僅復其身又次璽書世立石其家以
表之迨後又俾冠帶榮身又錫以七品散官以為民
勸益多塗矣又凡大小衙門吏與三司知印承差府
縣僧道醫學陰陽官俱令人米有差免其考試便與
職役又令一應囚徒所犯自笞以上非流徒及論死
者凡有力並聽入米贖罪儲穀以備賑濟同上
救荒之法莫善于豫為儲備在官則為常平在民則

為社倉社倉之法起于隋開皇間亦謂之義倉唐宋
時收之于官又立額徵輸故其末流未免有弊夫收
之于官則出納之際必經吏書之手況于正稅之外
科取或多留以自肥取諸民者無窮而入于倉者有
限及其發也升斗留難貧民奔走扶攜伺候廩倉間
未必應期給散故統于官者弊較也朱子在崇安因
歲祲立社倉不由官貯本謂民間社倉既多官府義
倉亦可不設及理宗而後并社倉亦歸之官催督無
異正賦良法美意盡為裨政大率如此沈蘭先嘗議

以每里各設鄉約取私祠寺院改造里中推年高有德誼者一二人主之或老鄉貢者儒老諸生皆可同上陳向榮義倉議曰比者年穀屢不登米價踴往昔三之一民尚胡能支武林之中十萬戶民多逐末富者無半歲之糧貧者無朝夕之儲卒然有警如嘉靖時島犇為寇將胡以救之況漕河遠郭四方之米艘抵市河而止市河亦距郭五里城內之待哺者勢相懸也曩者有廣豐廣積諸倉官設以備不虞今其事莫克舉矣愚以為宜倣長孫平義倉之制建之城中蓋

義倉者即耿壽昌常平之遺意也常平糴糶皆出于官其敝也胥吏因緣為奸宋朱熹社倉之制尤號良法然貸公出息倘行之不善慮有抑配之患惟義倉勸民輸粟以濟凶荒比閭周卹此周禮也方今之計宜莫急于此論者又以募民出粟為難愚以為不然夫水旱天苗也凶飢民患也人孰不畏天苗而恤民患者況杭郡之人信巫禱樂報賽每四五月迎神為會士女遊遨填集道路一會之費動以十百計富人高貨輒假輿服冠蓋以衙鄉里事雖為戲其實禳禍

求福也藉使輸粟過多者賜爵一級餘得以次復其身民將轉而慕公誼矣自薦紳以下遞至編戶皆可以此誼風之依貧富出粟差次為等不出半年倉廩可實也振旦夕之憂建百年之業何負而不為此上同

正德五年養濟院民屬孤窮男婦三百四十七人每人支米三斗共米九百一十四石一斗每人支柴薪價銀一分共銀三兩四錢一分每人支布三丈共布一千四十一丈每人折布價銀一錢六釐共銀三十六兩七錢八分二釐上同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養濟院孤窮民屬男婦三百八十六人軍屬孤窮一人每人月支米大盡三斗小盡二斗九升柴薪花布折銀分作二季每人給銀六錢上同

安流民 以工役救荒使飢民得食如范文正公在杭州大興土木此良法也尤莫善于開通水利蓋流民無所依藉便為乞丐使開湖修堰日有所事夜有所棲不至饑餒而死而公家之務亦遂舉 富鄭公在青州河北流民過青淄登濰萊五州者皆令贖空

間房屋以居之許流民諸般採取營運地主耆壯毋得邀阻自當事有司多方存恤外勸人戶量出米荳濟之

宋神宗熙寧八年令州縣曉諭流民各願歸鄉者所過給銀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得強逐陳龍正曰以此處流民必不至為流寇矣費于目前省于日後

仁和縣志

禦火災 火災杭城時有民居稠密一家失火旁舍未必往救惟以搬運家貲為急至火勢漸熾遂難

撲滅前巡撫趙公士麟立法于城守營練習兵丁專供救火之用以都司僉書董之選強壯便捷者人置號衣一件背縫白布一方上書杭協營救火兵丁某字取粗大明顯該協蓋以印文首戴藍布盔襯一頂以此為識杜奸宄假冒之弊更製火鉤火索鏡鈎麻搭短梯鋸榔頭之類一聞火發即戴號帽披號衣手執火具觀風勢所向相機拆救務期立時滅息不得生事害人不許虛應故事不許乘機偷搶物件不許任意擊傷居民有一于此定當重處如盡力救滅治

燒不至數家者各兵俱有犒賞內有技能出眾善于救火屢見勤勞者許拔以百總示勸戒臨時不到便居民延燒至五十家以上者查究示懲至風烟猝起無論白晝昏夜趙公必親馳往救每見烈焰蔽天輒跪伏火中為請命道旁無不感泣及巡撫金公蒞任尤深軫念將救火兵丁分撥各處以防不虞一方有警不待調遣而自集又于火神城隍諸廟齊心祈禱從此祝融之患遂息反風滅火豈徒感應之虛文哉問疾苦 一抗城各舖戶無論大小行業值三歲大

比凡科場應用物件無不取給備至承值者蒙其累雖云給價而所給之價未免扣剋或言借辦而所辦之物多致浮沈於是有好利之心謀為行頭營為包管取十而彼侵其半實假公以濟私也然舍行頭則無徒取辦舍胥吏又無處催集莫若明示各應用之數張之通衢使各舖戶自行上納可無多派苛索之弊至所取食物委官面給原價不令行頭總領則吏胥不得中飽而當官幫貼庶幾可免矣康熙壬子科巡撫范公監場先將各府所解物料張示定數使之

無由苛派所用食物當即公平給價一無冒濫羣賈多受其澤說者擬將此科應用開銷物數逐款詳載勒石貢院門左將來永爲法守縱有奸胥難肆更變矣同上

宋理宗淳祐九年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局在樓店務對河凡遺棄嬰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顧倩貧婦就局視旣欲子之從官請給錢米如令

宋世慈幼局載在今典久廢不舉順治間海鹽陸元

章建育嬰堂于吳山之麓當事各捐俸金以成之頗得古人遺意說者慮棄兒日多費用莫繼更設良法勸募得公用金錢歲給其事始可永久今錄堂中規條大畧于後 覓僱乳母本堂月給銀六錢以資工食所乳之嬰本婦回其家乳養其子遇一歲能進粥飯知坐立漸省懷抱每月減銀一錢五分 招僱乳母須老成年高者親至其地訪無兒有乳之母方取護保領文約將姓名居址年月詳登號簿俟收有遺嬰按冊給與乳哺

凡乳婦領有遺嬰給竹簽一根上書本婦姓名居址及所乳之兒生辰八字手足螺箕數目以別真偽每月朔乳母抱嬰兒至本堂領給工銀給以糕餅若遇陰風雨雪司會者賚銀先期到乳母家分給以驗嬰之真偽與壯羸設乳母不能愛養則當收其子別育嬰兒抱至會所先記其到會之日時觀其五官四肢後開其左右手逐指而認螺箕簡在懷內有生辰八字備騰于冊衣何色褐何帛挂號備識之以待後日之尋求便于識認育嬰堂側置屋幾間內招僱乳

母數人并其夫婦已同住專待暮夜送來之嬰暫乳至晚始派他婦 冬夏給以衣帽疾病療以醫藥有矢傷者對竹簽驗明埋之義塚

嬰兒人欲乞養為子女者預于會長處說明察其人非下賤家足饗殮性不暴戾詳實可信即給單一紙令其寫領單填註姓名書押轉送監會再加覆察無異給與一兒如私自擅授人子給付匪人及過路外省人者追回嬰兒加以察核不實之罰倘不良之人借冒詭託恃強索取必聞諸會監送官究治 在會

諸友每日捐銀五釐一月共銀一錢五分每會一單或十人或二十人每月集銀一兩俱聽首會收付本堂備用其願弘而力裕者不拘此數

城鎮米行捐助更易每懸布袋一口袋書育嬰二字司量者歸羨于袋米客聞善樂助自斗餘以至升合顆粒半月一收彙積照市價給乳母之願領米者每歲終將堂內支收清數彙刊成帙與眾同觀咸知一歲收養嬰兒多少或錢糧之多寡送縣印冊存查一以見本堂公心為善之意一以啓將來眾姓樂助

之誠

按育嬰堂始於康熙五年生員陸元章等呈蒙各憲捐助勸建以來全活盈千咸稱仁政後因康熙十三年間閩寇竊發兵馬往來捐助不絕幾致間斷至辛酉年衿士章士旭等仰體上臺好生德意各捐已資互相勸助修復勝舉廣育棄嬰比昔更倍遐邇皆稱善果焉

萬曆中福建福州知府車大任首行常平社倉法蒙紀錄賜資事詳續文獻通考

邵陽縣志

慈幼局

在府前久廢

宋郡守長沙趙信創置富川桂諤繼

成宋進士盧應時記

同上

育嬰堂

在姜湖路口

鄉紳車萬育建收養民間不能活子

女者今募乳母收育給月廩錢帛稍長聽其父母領

歸亦做江南育嬰社而行之

同上

恤老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

者三年五年令民間有身無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

女一肯不得已而乞見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

量為資給俟其培養成家還復入戶所資之物有司

常加檢察毋令失所

固始縣志

優老士民年高有德者除鄉飲外凡六十以上免

丁差力役時訪興革利弊

崇節民間孀婦苦守節操歷經三十年者查明申

詳據實奏請旌表其門

招撫流民凡有異鄉遷徙失所者流入境內查明

安插給以牛種開墾三年後行差

觀城縣志

義倉即廣積倉地址舊為分宜嚴氏占據後沒還

官萬曆間巡撫都御史夏良心改建義倉夏公自記

大江以西土瘠而民勞苦無刀錐之利用務嗇以耕稼爲命歲饑需倉廩給賑所在郡縣有常豐常平之屬而南昌郡首江省無置者軍民蟻聚蠶食數萬倍輒嗷嗷然各仰咽于諸郡縣之庾設有急郡縣貯不足立槁耳不佞私計是宜有積貯備緩急甚于他縣而度支無所出今天子租稅大司農所筦若虞衡山澤刀布之供皆額征不可動惟是院有解部錢金之美及南昌郡列縣曠兵工食扣以存庫者非額也撫臣得以自出入于法得議通融與積而移他經費

則孰與倉廩急于是與南昌守

新建令議捐之

而度所易粟兩年間可積二萬石羨亦足以少佐司庾者所不瞻乃卜地爲倉貯之倉之廩六十有二每廩可貯穀三百五十石合可得二萬有一千石爲建土穀祠及廳臺廂屋門柵籬壁牆垣道路之屬以及諸器用若干具計木石工料價七百六十兩有奇工竣條爲約法曰是倉也以備他郡縣不足大饑始發小饑賑糴無輕發不發毋貸取息其事則郡太守糧官領之遇賑糴比市價減十之一示恤毋校常無容

市商衙役昌領糴冒糴者罪秋成仍以時糴補毋貯銀于庫糴必地一切道里負戴費出于官毋畀牙行毋僉累富戶以倉簿印記年月日收發字號某厥穀若干糴賑糴補若干委廉官吏司之可循環核年數登約歲一盤量每石准除耗二升爲例三年一出陳易新春以月驗夏秋冬以季驗浥漏損壞于內議修葺無別科倉吏查盤後卽更代查盤工費于南昌府庫濠租銀內支給毋妄支費總之毋漏入毋汨出以官爲民毋以民病民盡矣不佞復計倉所貯卽數

萬石可粒數設年大凶闔省待哺人且萬一賑發則立涸矣立涸則亡倉同夫以錢易粟幾何以田生粟可不貸于是復檢餼餉之餘下南昌郡守行縣而得部民徐忠輔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吳浩田五十七畝六分有奇爲價六百四十九兩而羨通置田一百七十四畝五分命之曰義田一歲可徵穀三百九石九斗八升七合其田離城七里許有莊以居佃人天幸無大凶歉各郡縣所貯或有備積年多可得數千石以續倉穀萬石之窮所糴糴收支一如法而又積

剩銀二千兩貯府庫為買穀實倉之費期與義倉義田相輔或者亦古人貴粟積貯之遺意乎雖然勺水耳烏足以塞漏卮沃焦爛之衆夫勤節愛撫摩其民俾貯于不涸則在後之君子與良有司已矣是役也創于萬曆己亥十月成于壬寅九月十有二日知府陳鵠同知陳啓孫知縣黃一騰汪元切共協襄之得並書

常平倉明巡撫僉都御史林俊請復常平疏 為備糴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于

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所持以為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積蓄俱少臣切憂之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內典納銀之例又防政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事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

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冠帶榮身
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
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徭亦用
加之禮貌毋妄點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于順從
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
蓋監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
遠充軍罪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卽逃徒名治奸無
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
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凶器誤傷

旁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
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石容其自贖
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
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不服拘捕本罪之外
量其家道罰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力豪俱由
巡撫參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
責守令干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
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
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

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嚴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核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

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盡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調助民樂表異似亦可復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聖慈留意

裕民倉 在府城隍廟前知府彭公期生創造今廢郡人舒日敬碑記 守相彭公蒞豫章郡者二年政洽人和百廢具舉慨念生民之大命莫先積貯南新

二邑豈其無腆而備賑之倉僻在進賢門內城東隅貯穀僅千餘石穀陳倉朽于勢不可復支夫勢之不易已見于今日矣萬一天行相仍或有助天貽悵者以重困吾民卽傾兩院之困莫實七門之腹于終日何論遠施善乎公之言曰因無積儲而倉廩久廢因無倉廩而積儲愈難則不得已之興作可議矣乃相地宜得府鼓鑄廢局于城隍廟之前週遭墻垣幸不與屋俱圯因之可省磚石若而緡乃酌工費計五百九十兩有奇用自理贖錢與遠年入官贓近清屯糧

還官銀兩不足仍取足于贖錢與俸薪乃平價值乃遴匠石而董以能吏經始某年某月以某年某月日落成焉帑不上請工不民病爲倉三十間容穀可三萬石中爲公廨翼以廂房前爲二門門內爲土地祠材料堅良位置軒爽望之已有京坻之勢況公漸實此倉猶虛心博訪講求利便鯁鯁然欲後之共爲君子者實此倉而更廣之也仁矣哉倉成公自署曰裕民倉屬余記其事余不敢以不文辭記之而申其說曰昔稱救荒無奇策則奇策在備荒矣周禮列荒政

十有二皆從未荒脩備非救之于既荒也宋人郡倉
縣倉之法其備脩為近古自國初縣有四倉環列四
境以官鈔買粟實之而隨時斂散是師宋人之遺意
云而郡倉尚畧也則郡倉之置于吾郡也自彭公始
猶巡察向未有倉而始于中州之田公但為田公之
倉易為彭公之倉難直指力雄而應廣患在不為非
不能郡則銖積而寸累之讀詳稿可思已公聞道甚
蚤奉身儉約署中蕭然如寒士營職而外精神毫無
漏泄乾乾凜凜挈帝臨天鑒之清衷肅左右以風僚

屬雖杜絕請託而晉接藹如四時有春和之氣雖寒
牘填委而興文造士會課與簿牒並覽了不移時以
為常雖法不錯貸而大小之獄務以情求雖愛惜物
力而事關大體必不肯以積弛累後人故構龍亭庫
奉龍亭以示尊嚴飭文廟復澹臺子羽祠與豫章
諸先正祠表大忠祠與陳仲舉祠以崇風尚新城隍
廟貌以秩祀典脩郡在麗譙甃郡前道以示如底此
皆前若有待後為可繼者也余索居久公時減輿從
過余歎語覺自眉宇至肺肝自笑語至嘖蹙無一不

爲四境規利害且規久遠故發皇其耳目更預防其災傷倉廩既充必有踵行而引伸之者將陳陳相因之說不難再見既富而教局全政美如其禮樂君子奚俟矧同心積儲仰裕民之志而不肯自後者南昌賴侯新建龍侯應呼如諾父召矣嗟嗟今日事勢何者不掣良吏之肘而重其嘆于仰屋跡公建豎皆于萬難措手中請必得爲必成游四虛之途以行其一真而上下晏如非身家之念捐于郡國近名之心淨于近民則欲爲公所爲者實難塗歌巷舞三代之直

道固在也令十三郡守相皆如公則江以西安又令四海守相皆如公則天下之民舉安非天下不足以究公施一郡何能久私公哉余知公深故因倉記旁及之公名期生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南昌賴侯名萬耀英德人新建龍侯名文光馬平人俱天啓壬戌進士

社倉巡撫都院安 爲酌行社倉良法以通緩急以備饑荒事照得社倉一法豐歉預防有無相告流離困之而集風俗由此而敦雖爲一方儲蓄之私猶有

上古井田之意蓋創於隋臣長孫而成於宋儒朱子自奉行者徒飾虛文以循故事使樂助者遂視良法以爲厲階然先賢遺制猶存荒政諸條並列舉而行之無不效也本都院新膺簡命巡撫江西觀斯民累經兵燹之餘復值災傷之際鴻飛未集鵠立難存言念及此中心惻然凡爲地方可以邀皇仁而請蠲緩者計無不周可以因成例而濟撫綏者慮無不及夫弭患之術多方而潛消於未形者必使饑寒有可恃以無恐救荒之策不一而預備夫將來者必使平時

有所蓄以無虞然則義倉之設斷不容稍緩以一鄉濟一鄉推而至於郡邑事既輕而易舉以一石合一石積而充乎庾廩數由少而成多法可通行制堪經久合就飾行爲此仰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各屬遵照通知本都院率先捐穀一千石爲通省官紳衿民倡凡官紳衿民務體本都院拳拳此心無非從地方灾青起見當及時捐助拯此殘黎官穀貯城民穀貯鄉庶幾緩急可通饑荒有備所頒條約務在力行蓋水旱爲患關乎天心捍禦之功本諸人

事況江右士風敦厚民俗醇龐兼以鋒鏑餘生荆棘
滿目必能甘苦共嘗寧忍奉越異視本都院方畱心
荒政竊慕富鄭公之流風凡官民宜勉力捐貲仰循
朱晦翁之成法若夫激勸善信杜絕奸私創既不難
守亦可久是又爾有司之責也牌到一體遵行毋忽

以上新
城縣志

育嬰堂巡撫都院安倡建初新令楊周憲以所轄地
近西北遂經營於德勝門外後奉兩縣合建之檄始
卜基進賢門之南壇新建分造堂三楹室若干楹置

田若干土歲種若干石月募廩既若干貫勸善樂義
期垂永久

安大中丞募建育嬰堂疏○天下生殺之數崩于人心始雖由一念之微而後稍積漸流為風俗感為氣數勃然而不可禦焉江右故理學人文之地名儒輩出風俗近古然或下里愚民酷無知覺間為溺女之舉轉相尤效遂以成風嗚呼此殺人之事也中於人心達為風氣數十年以來事機相感召遭逢寇亂兵燹瘡痍烝烝不忍道庸詎不由乎此哉余茲來承乏

此方儼然有撫綏之責思所以拯蕪其元氣必先扶正其人心消其欲殺之機啓以更生之路於是欲倣京師之法設育嬰之堂構地集資擇人典守僱選乳婦收養遺孩以助我民之不能自舉其子者且夫行善事集善緣非第其福報之謂反之乎人心如是則大安不如是則大不安是故王者之道聖人之教皆所以啓斯人之心使之有大安無大不安而已矣余故爲率先倡首扶正乎人心而潛維乎風俗用成此一方諸賢士大夫之意鵠湖陸先生有言曰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聞余言者當無不惄然思回其所大不安而歸之于所大安廣善心而襄盛舉於以回旋末數黼黻休明當必不誚爲老生之嘗談也已爲疏

同上

戶中類纂

卷三十七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